



下

马克·吐温中短篇故事全集



马克·吐温
中短篇故事全集

(下)

叶冬心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败坏哈德莱堡名声的人·····	夏 平译(1)
夺命牌·····	刘建刚 阎建华译(61)
两个小故事·····	刘建刚 阎建华译(73)
迟到的俄国护照·····	李尚宏译(87)
案中案·····	吴 刚译(110)
人生五件礼物·····	方 飞译(173)
天堂欤? 地狱欤? ·····	黄协安译(177)
经过修订的讣告·····	叶冬心译(201)
人类喜爱贵族吗? ·····	叶冬心译(204)
哈克·费恩·····	罗伊莎译(220)
狗的自述·····	吴定柏译(222)
美术指导·····	叶冬心译(233)
三万美元遗产·····	吴定柏译(243)
一匹马的故事·····	陈 莹 王旭方译(278)
猎火鸡上当记·····	薛 浩译(328)
斯托姆菲尔德船长天堂之游摘录·····	薛 浩译(332)
寓言一则·····	薛 浩译(376)
神秘的外来者·····	张 群译(379)

败坏哈德莱堡名声的人

一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哈德莱堡是整个这一地区中最诚实最正派的村镇。这种好名声它保持了三代人之久，从未被玷污，它为此感到自豪，这种自豪超过它所拥有的任何别的东西。它深感自豪，迫切希望将这种好名声传之永远，于是它开始用诚实待人的道理教化尚在摇篮里的婴儿，并且从此后在他们受教育的全部期间，把这种类似的教导作为教养的主要内容。同时，在年轻人的整个成长期间，使他们远离各种诱惑，以便使他们的诚实品质有充分的机会定型和巩固，成为深入他们筋骨的一部分。邻近的那些村镇忌妒这种高尚的权威地位，总爱对哈德莱堡的自豪感加以嘲笑，说那是虚荣。话虽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哈德莱堡确实是一个无法腐蚀的村镇。如果有人追问下去，他们还会承认，凡是从哈德莱堡出去的年轻人，离开家乡想找个好的职位，只要说出他们的籍贯，就用不着任何推荐信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哈德莱堡终于不幸地得罪了一位过往的外乡人——也许是无意的，可肯定它没有在乎，因为哈德莱

堡一向自满自足，对外乡人或他们的看法一点儿也不在意。不过，它如果当初把这个人当成一个例外也许会妥当得多，因为这个人非常记仇，满心想报复。他在浪迹四方的整整一年里，一直把所受的委屈记在心里，只要空闲下来，他就翻来覆去地想报复的方法，好让自己心满意足。他想出了许多计划，都很不错，可是没有一个是十分彻底的，其中最不济的能损害许多人；但是他想要的是一项能够席卷整个村镇，连一个人也不能漏网的计划。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主意，当这个主意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时，他感到一种恶毒的快意，顿觉豁然。他立刻开始拟订一项计划，自言自语地说：“我就是要那么干——我要败坏这个村镇的名声。”

六个月之后，这人前往哈德莱堡。晚上十点左右，他乘了一辆马车来到银行老出纳员的家门口。他从马车里搬下一个口袋，扛在肩膀上，摇摇晃晃地穿过院子，到里面去敲门。有个女人的声音说了句“进来”，他就进屋了。他把口袋在客厅的火炉后面放下来，朝着正在灯下阅读《教会导报》的一位老太太客气地说：

“请您坐着别站起来，夫人，我不会打扰您。好啦——这下子它藏得很妥当啦，人家很难知道它在这儿。我能见一下您的先生吗，夫人？”

“不行，先生去布利克斯敦了，恐怕要到后半夜才会回家。”

“那好，夫人，没有关系。我只是想托他保管一下这个口袋，等找到合法的物主，就请转交给他。我是个外乡人；他不认识我；我今晚只不过是路过这个村镇，想了却一桩在我心头搁了很久的事情。我的事情现在办完了，我高兴地走掉，而且颇有点儿得意，您永远也不会再看见我了。口袋上系着一张纸条，一切在上面都有说明。再见，夫人。”

老太太对这个神秘的大个子外乡人感到害怕，看到他离开

很高兴。可是她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于是一直走到口袋边，把纸条拿下来。那上面是这样写的：

予以公布，或者用私访的办法找到合法的物主——采用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这个口袋里装着总重量为一百六十磅四盎司的金币……

“我的上帝，门都没有锁上呢！”

理查兹太太哆哆嗦嗦地飞跑过去把门锁上，接着把窗帘拉下来，惊魂未定，放心不下地站在那儿，思忖着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她自己和这笔钱财更加安全一点。她听了一会儿是否有小偷，然后抑制不住好奇心，返回到灯光底下，继续把纸条读完：

我是个外国人，现在即将回到我的祖国去，并且永远地在那儿住下。我在美国待了许多时候，得到贵国的恩惠良多，为此十分感谢贵国，而且十分感谢贵国的一位公民——一位哈德莱堡的公民。我特别感激他在一两年之前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恩惠。事实上是两个很大的恩惠。我来说明一下。我从前是个赌徒，我是说我从前是。我曾经赌得倾家荡产。当年我来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正是夜里，腹中饥饿，身上一文不名。我求人帮助我——那是在黑夜中，我不好意思在有亮光的地方乞讨。我算是找对了人，他给了我二十美元——这就是说，我认为他是救了我的命。他还给了我运气，因为凭着那笔钱我在赌桌边发了财。最后，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句话终于征服了我，这种征服使我的道德心不至于彻底沦丧，我永远不再赌博了。我不知道我这恩人究竟是谁，可是我想找到他，请他收下这笔钱财，随他

的心意送掉也好、扔掉也好，或者保存也好。这只是我用来表示对他的感谢的一种方式。如果我在这儿再住上一阵，我要亲自找到他。可是没有关系，他总是能找到的。这是个诚实的村镇，腐蚀不了的村镇，我知道我可以信托它，不用害怕。要是哪个人知道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他一定就是我那位恩人。我肯定他记得那句话的。

现在我的打算是这样：如果您喜欢用私访的办法，那就去私访。把我这张条子上的话去告诉任何有可能是那位先生的人。倘若他说：“我就是那个人，我说的那句话是如何如何。”那就请你予以对证，请你打开袋子，在袋子里能找到一个封了口的信封，那句话就藏在信封里。如果那人说的话和信封里的话相符，就把这笔钱财给他，别再问他任何别的问题，因为他一定就是我的那位恩人。

但是如果您愿意公开寻访，那就请把这张纸条上的话在本地的报纸上登出来——另外加上几句说明，即：自登报之日起三十天内，请申请人于（星期五）晚上八点前往镇公所，将他说过的这句话密封交给伯吉斯牧师先生（如果他愿意帮忙处理的话）；再请伯吉斯先生到现场将钱袋启封，看那句话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把这笔钱交给我那位已经如此确认的恩人，并向他表示我诚恳的谢意。

理查兹太太坐下来，因为激动人还在微微发抖，不久就陷入沉思——她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是多么奇怪呀……那位好心人随手施舍了一下，竟然能得到这么一大笔钱的回报！……如果做这件好事的是我丈夫就好了！——因为我们实在穷极了，又老又穷……”然后，她叹一口气，“可是做好事的并不是我的爱德华，不是的，施舍二十美元给一个陌生人的并不是他。这实在太

可惜了，我现在明白了……”然后她打了一个冷战，“可这是赌鬼的钱呀！这是作孽的收益，我们可不能拿这种钱，我们不能去碰它。我不希望靠近它，它好像是一种肮脏的东西。”她移坐到离得较远的一张椅子上。“我但愿爱德华回家，把这袋钱拿到银行里去，随时都可能有盗贼闯进来，一个人守着它待在这儿可真让人害怕。”

十一点钟，理查兹先生到家了，他妻子正在说“你回家了，我太高兴了！”他却说：“我累极了——可真是累垮了。人穷真可怕，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得苦苦地跑来跑去。为了这点薪水，老得受罪、受罪、受罪……还不是给人家当奴隶，可人家却穿着拖鞋坐在家里，又有钱，又舒服。”

“我很为你难受，爱德华，你知道的。不过你得把心放宽一点：咱们的生活还能维持，咱们还有好名声……”

“是啊，玛丽，这比什么都要紧。你可别介意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那只是一时心烦，其实并没有什么。亲亲我吧，好啦，一切都过去了，我再也不抱怨什么了。你弄来什么东西了？口袋里是什么？”

接着，他妻子把那件天大的秘密告诉了他。他一下子愣住了，心神恍惚，然后说：

“有一百六十磅重吗？哎呀，玛丽，就是说有四——万——美元呢。你想想——好大的一笔财产呢！咱们村里有这么大的家当的人还不到十个哩。把那张纸条给我看。”

他草草地看完，说道：

“这不是奇谈嘛！咳，简直是传奇故事，就像在书上读到过，可在生活中谁也没有见到过的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他现在大为兴奋，十分欣喜，甚至兴高采烈。他轻轻拍着老妻的脸颊，戏谑地说：“哎，咱们可发财了，玛丽，发财了。咱们只要把钱埋起来，

把纸条烧掉就行了。万一那个赌鬼再来问起这件事，咱们只要板起面孔对他说：“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这个人和你那袋金子！”于是他会哭笑不得，而……”

“而在这段时间，在你大讲笑话的当儿，这笔钱还在这儿，盗贼可是马上会出来活动的。”

“不错。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去私访吗？不，那样不行，那样会损害神秘的味儿。用公布的办法好一点。你想想那会引起多大的反响！而且会引起所有别的村镇的妒忌。因为除了哈德莱堡之外，一个外乡人决不会把这种事托付给任何别的村镇的，这点他们知道。这对咱们村镇真是太有利了。我现在要去印刷厂了，不然就太晚了。”

“别走，别走，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守着，爱德华！”

可是爱德华已经走了。不过只是走了一小会儿。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碰到了报馆的主编兼业主，就把纸条给了他，并且说：“我有一份好材料给你呢，科克斯——你去发表吧。”

“说不定已经太晚了，理查兹先生，可是我看着办吧。”

他回到家里，和他妻子坐下来把这件吸引人的神秘事情又谈了一遍。他们俩根本睡不着觉。第一个问题是，那位给那个外乡人二十美元的公民到底是谁呢？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巴克莱·戈德森。”

“不错，”理查兹先生说，“他很可能干这种事情，那就像他的作风，可是这个镇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每个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的，爱德华——反正私下都会承认。一连六个月以来，这个镇又成了老样子了——诚实、狭隘，自以为是的，而且吝啬小气。”

“他一向就是这种看法，一直到他咽气为止——他而且公开

这么说的呢。”

“是啊，他就是为了这个被人家恨得要命。”

“噢，确实是的；可他才不在乎。我看除了伯吉斯牧师之外，他是咱们这些人中间最遭人忌恨的人了。”

“呃，伯吉斯可是活该——这镇上没有人再会去听他布道了。这个村镇虽说算不了什么，可是知道对他怎么估量。爱德华，那个外乡人居然指定伯吉斯经手发这笔钱，你觉得有点奇怪吗？”

“嗯，对，是有点奇怪。那真是——那真是——”

“干吗老说‘那真是’呢？换了你，会不会选定他？”

“玛丽，说不定那个外乡人比咱们村里的人对他了解得多呢。”

“你老那么说，是抬举了伯吉斯！”

丈夫似乎有点慌乱，回答不出话来。妻子两眼牢牢盯住他，等着他回答。后来理查兹终于说话了，迟迟疑疑的，好像预计他的话可能会遭到怀疑：

“玛丽，伯吉斯并不是一个坏人啊。”

他的妻子当然大吃一惊。

“胡说！”她大声地说。

“他并不是一个坏人，我知道。他之所以不得人心，都起源于那一件事——那件闹得满城风雨的事。”

“那一件事，真是！好像单单一件事还不够。”

“够了。够了。不过那件事他并没有错。”

“你在说些什么！他没有错！人人都知道他错了。”

“玛丽，我向你保证——他是清白的。”

“我不能相信这话，我也不相信。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的坦白，我感到惭愧，可我要坦白出来。我是惟一知

道他清白的人。我本来可以救他的，可……可是，呃，你知道当时镇上那种群情激愤的样子——我没有胆量说出来。要是说出来，人人都会把我当敌人。我也感到我很卑鄙，简直卑鄙极了，可是我不敢说，我没有勇气面对那种局面。”

玛丽显出惶惑的神情，静默了一阵。接着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认为你当时如果……如果……也不会……一个人不该……呃……舆论……一个人应该非常当心……非常……”这是一条难走的路，她陷进泥潭里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说了：“那确实是很对不起人的事儿，可是……咳，咱们可是担当不起哟，爱德华……实在是担当不起的。噢，说什么我也不主张你当时说出来的！”

“如果说了，咱们就会失去许多人的好感，玛丽，于是……于是……”

“我现在担心的是，他对咱们是个什么看法呢，爱德华。”

“他？他想不到当时我是可以救助他的。”

“噢，”妻子大声地说，声调里带着宽慰，“这话太让我高兴了！只要他不知道当时你可以救他，他……他……呃，那就好多了。咳，我该看得出他不知道的，因为他老是跟咱们套近乎，尽管咱们对他并不热情。人家用这件事挖苦咱们可不止一次啦。有威尔逊一家、威尔科克斯一家，还有哈克尼斯一家，他们都不怀好意地拿我们寻开心，说‘你们的朋友伯吉斯’，因为他们知道我会感到尴尬的。我希望他别老是对咱们这么亲热。我想不出他干吗始终这样。”

“这我可以解释。这是我又一次的坦白。当那件事正闹在兴头上的时候，镇上决定要他‘骑木杠’，我受到良心的责备，受不了啦，于是我私下去给他报了个信，他就离开了这个镇，在外面呆了一段时间，直到事情过去了才回来。”

“爱德华！万一镇上发现……”

“你别说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胆战心惊呢。我那么干了以后马上就后悔了，我甚至不敢告诉你，免得你的脸上神色不对，让别人瞧出破绽来。那天晚上，我担心得一夜没睡。可过了几天，我发现谁也不会怀疑我了，那以后我倒是庆幸我干了那么件事儿。到现在我还感到高兴，玛丽——真是高兴透了。”

“我也是啊，因为当初要是那么对付他未免太可怕了。是啊，我很高兴。因为说到底你应该那么帮他一把，你知道的。可是，爱德华，万一这件事日后总有一天张扬出去呢？”

“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人人都以为是戈德森干的事。”

“当然他们会这么以为。”

“那还用说？当然他是满不在乎的。人家劝索尔斯伯里那个穷老头儿跑去向他提出指控，那老头儿也就怒气冲冲地跑去这么做了。戈德森把他从头看到脚，好像要从老头儿身上找出一处能叫他特别鄙视的地方，然后说道：‘这么说你就是代表调查委员会的啰，对不？’索尔斯伯里说差不多就是那样。‘唔，他们是想知道详细情况，还是认为有个简单的答复就行了？’‘如果他们需要详细情况，我会再来的，戈德森先生。我先带个简单的答复回去吧。’‘非常好，那么，对他们说滚到地狱里去吧——我想这个回答算简单了。另外我再奉劝你一句，索尔斯伯里，你再来了解详细情况的时候，带个篮子来，好把你的骨头装回家去。’”

“这就像戈德森的为人，充分表现出他的特点。他只有一点颇自感得意：他以为他提出的忠告比什么人都强。”

“这么一来，这事情倒解决了，而且救了咱们，玛丽。这个话题从此就没人再提了。”

“上帝保佑你，这点我一点儿也不怀疑。”

接着这两口子又谈起了那袋金子的秘密，谈得兴致勃勃。不多久，他们的谈话开始变得断断续续了——中断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想得出神。停顿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到最后，理查兹完全陷入了沉思。他长时间地坐着，茫茫然地盯着地板看，渐渐地，他的手随着思绪做出一些神经质的动作，似乎在表明他的烦躁。同时，他的妻子也若有所思，变得静默不语，她的举动也显现出烦乱的心绪。最后，理查兹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伸出手搔着头发，极像一个梦游症患者做噩梦时的举动。接着他似乎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他一言不发，戴上帽子，很快地走出了屋子。他的妻子仍然苦着脸在那儿冥思默想，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断断续续地喃喃说着：“可别让我们受到诱……可是……可是……我们太穷了，实在太穷了！可别让我们受到……啊，这么干谁会受到损害呢？……谁也不会知道的……可别让我们……”她叽叽咕咕地说着，声音慢慢听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她抬头看看，半是惊惧半是欢喜地咕哝道：

“他走啦！可是，哎哟，他也许会赶不上的，赶不上的……也许，不，也许还赶得上。”她站起身来，在原地想着，两只手神经质地一会捏拢一会放开。她全身轻轻地哆嗦了一下，用干哑的嗓子说：“上帝原谅我吧，有这种想法真太不像话了。可是……上帝，你是怎么把我们造出来的呢，把我们造得多么奇怪啊！”

她把灯火捻暗，悄悄地走过去，在袋子边上跪下来，用手摸索着突出的边角，爱恋地抚摸着。她那昏暗的老眼里闪现出一种贪婪的光芒。她陷入了一种茫然的境界，一会儿像是有点清醒过来，嘴里咕哝着：“要是当时我们等一会儿就好了！噢，当时我们只要等一会儿，不那么匆匆忙忙就好了！”

这时，科克斯也已经从办公室回到家里，把所发生的怪事原

原本本告诉了他的妻子。接着两口子热烈地谈论起来，猜想全镇只有已经去世的戈德森才会那么慷慨地用二十美元这么一大笔钱去帮助一个受苦的外乡人。接着他们的谈话停下来了，两个人变得若有所思，一言不发，慢慢地又变得神经紧张，坐立不安。最后，妻子开了口，像是在自言自语：

“谁也不知道这件秘密，除了理查兹……还有咱们……再没有别人了。”

丈夫稍稍一震，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凝神盯住他的妻子看，妻子的脸变得十分苍白。然后他又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偷偷地先看一眼帽子，再看看妻子——这是一种无声的询问。科克斯太太咽了一两次唾沫，把手按在嗓子上，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不一会儿，又剩下她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

这时，理查兹和科克斯正从相对的方向匆匆忙忙地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走着。他们在印刷所的楼梯口相互碰到了，两人都喘着气，借着夜间的微光，互相打量着对方的脸。科克斯轻轻地说：

“除了咱们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吧？”

对方轻声地回答：

“一个人都不知道——我担保，谁也不知道！”

“如果现在还赶得上……”

这两个人开始上楼。正当这时，一个青年赶上了他们，科克斯问道：

“是你吗，约翰尼？”

“是的，先生。”

“你不必去发早班邮件——什么邮件也没有。你等我吩咐好了。”

“都已经发掉了，先生。”

“发掉了？”声音里含着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失望。

“是的，先生。去布利克斯敦和以远的所有村镇的火车时刻表今天都改掉了，先生，要寄邮件必须比平常提前二十分钟送到才行。我必须抓紧，如果我迟到两分钟……”

这两个人不听他把话说完，便转过身子，慢慢走开了。有十分钟之久，两个人谁也不说一句话。接着科克斯开了腔，声音中带着恼怒：

“你究竟着了什么迷，这么匆匆忙忙，我实在弄不懂。”

回答是十分谦恭的：

“现在我明白了，可是不知怎的，我从来不去动脑子想，你瞧，结果就会误了时间。可是下一次……”

“去他妈的下一次！再过一千年也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于是这两位朋友连晚安也不道一声就分了手，拖着那种苦恼得半死的人的步伐慢慢挨到家中。两人回到家里，各人的妻子都蹦起身来，急切地问了句“怎么样？”接着，眼睛一扫就看到了答案，难过地坐下来，也不等丈夫用话语说出答案了。在这两个人的家里，接着都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这是一件新鲜事。讨论对他们来说倒是一向都有，可从来没有过激烈的讨论、不失斯文的讨论。这两家今晚的讨论如出一辙，似乎是在互相抄袭。理查兹太太说：

“当时你只消等一下，爱德华，你要是定神想想就好了。可是你不，你偏要一头赶到印刷所去，把这个消息传播得人人皆知。”

“上面写着要发表呀。”

“那不算什么！它也写着可以私访，随你的便。怎么样，是不是这么回事？”

“嗯，对——对，是这么说的。可我一想到那消息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想到一个外乡人这么信任哈德莱堡，是对这个村镇多

大的……”

“噢，当然，这我全知道。可你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你就可以看出该得这笔钱财的人你是找不到的，因为他已经进了坟墓，而且子女也好、亲属也好，他一个都没有留下。只要这笔钱财能到某个迫切需要钱的人手里，谁也不会因此受到损害……而且……”

她住了口，痛哭起来。她丈夫想找几句安慰的话，过了一会儿，便这么说：

“可是说到底，玛丽，事情总该做得十分妥帖——应该那样，咱们都知道的。咱们还得记住，这是天意……”

“天意！一个人干了傻事，要找个借口，就把什么都说是天意！这笔钱竟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到咱们手里，这同样是天意，而你偏偏自作主张，干扰天老爷的安排——谁给你这种权力的？这么做是乱来，就这么回事——不过是冒犯神明的瞎搞，一个温和谦恭的教授是不该这样的……”

“可是，玛丽，你知道咱们从小到大受到什么样的教养，和全村的人一样，到了每当要做一件好事的时候，都不会迟疑一秒钟去想想的地步，这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了。”

“噢，我知道，我知道。一辈子老是不断受到教养、教养、教养，说什么要诚实——从摇篮时代开始就听说，为人诚实就不会受到任何诱惑，所以说，这是一种虚伪的诚实，一旦遇到诱惑就毫无抗拒之力，就像今晚咱们看到的。上帝知道，我一直以为自己的诚实品格坚实得像石头，怎么也毁坏不了，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可现在，遇到了这种真正的巨大诱惑，我就……爱德华，我相信这个镇上的人的诚实品性都像我的一样，糟糕极了，也像你的一样糟。这是个卑鄙的村镇，一个冷酷、吝啬的村镇，除了它那种远近闻名、一向自鸣得意的诚实之外，什么样的美德都